全浙詩話

全浙詩話卷二十一

會稽陶元藻篁村輯　男　廷珍　廷琡　編次

仁和朱文藻映漘
同邑宗聖垣芥颿　參訂

宋雜錄

方楷守杭州

臨漢隱居詩話　杭州天下之佳郡衣冠之所樂處故退之云東吳遊宦鄉是也入幕尤多佳士慶歷中方楷守杭會三幕客皆年近七十其間又有經生於郡政殊

無所補衆所鄙笑而方亦惡之有無名子嘲之曰綠水紅蓮客青衫白髮精過廳無一事咳嗽兩三聲

和君謨絶句

郁氏書畫題跋記　東坡云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絶君謨眞跡也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筯殘妝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眞態更難添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

林靈素畫像

竹坡詩話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

美官者頗自矜有驕色或戲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塵世人誰識是眞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子胥祠題句

夷堅志　金人南侵高宗奔杭有人題詩吳山子胥祠云遷杭不已思閩廣牛角山河日入尖

高宗御坐竹椅

雲麓漫鈔　高宗建炎二年十二月航海東來嘗幸此寺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別造以黃絹蒙之有人題壁云黃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

好作君王坐右圖

三台詩話　趙彥衛記祥符寺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別造以黃絹蒙之壁間有詩云云高宗以歲終自明州泛海至台連日大風御舟碇海中度歲次年正月二日始泊台州港又自溫州回經松門御舟遇淺幾覆可謂險艱備歷此詩隱然有願君無忘滹沱麥飯之意輟耕錄載元時臨海于佩遠演金鰲古詩一篇詞意壯激格調亦高然稍嫌過盡

高宗養鴿

草木子　宋高宗好養鵓鴿躬自放飛有士人題詩云

鵓鴿旋鈴繞帝都夜收早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命補官

朝京路程

古杭雜記　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程士人往臨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賣路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

貴人俳諧詩

老學庵筆記　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詩如綠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

臨安旅邸

杭州府志 宋臨安旅邸壁間題詩一絶不知何人作
太乙峯前是我家滿林書籍足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
老卻碧桃千樹花

弄潮詩

夢粱錄 八月潮怒勝於常時十八日帥座出郊教習
水軍杭人有無賴之徒以大綵旗小青凉傘紅綠小傘
兒各繫色繡數字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千爲羣執旗泅
水以迎子胥向有前軍作弄潮詩曰弄罷江潮晚入城
紅旗颭颭白旗輕不因會與翻頭浪爭得天涯鼓樂迎

懷舊都

清波別志　舊都歲自元宵後都人有辦上池邀遊之盛惟恐負於春色當二月末宜秋門下揭黃榜云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游行御史臺不得彈奏迨南渡故老客臨安泛西湖懷舊都作詩云曾見宜秋輦路門大書黃榜許遊行漢家寬大風流在老去西湖樂太平輝向見人每舉此詩因志於此以補夢華之遺

寒食節

乾淳歲時記　清明前三日爲寒食節都城人家皆插柳滿簷雖小坊幽曲亦青青可愛大家則加棗錮於柳

上然多取之湖堤有詩云莫把青青都折盡來朝更有出城人

玉方池硯

南宋雜事詩註　德壽殿玉方池硯詩云玉斵坤形靈四濵丹書猶認舊宮名紛紛落墨騰竣霧謖謖秋風拉瑟聲神物不知崑火烈碧縁今對玉堂卿眼中多少興亡事白髮孤臣最愴神自註當時同僚承旨留中齋學士劉東崖侍讀趙方塘皆宋人也

蘊道齋池鷗

鶴林玉露　太學蘊道齋前有小池忽一鷗飛下容與

甚久一同舍生詩云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

投秦相詩

古今詩史　秦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沭汲奬檜常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啟曰在昔獨伊尹格於皇天到今徽管仲吾其左衽檜喜超擢之有選人投詩曰多少儒人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即與改秩

詩僧壽秦師垣

螢雪叢說　詩僧上秦師垣壽曰不祝公兮椿與松椿

松老大空無用不祝公兮龜與鶴龜鶴泊沒徒泥中祝
公願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
領衆星朝北闕秦大喜

兩詩同用郿塢

白獺髓　秦檜師垣故第即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
東有升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葬適值天府開浚運河
人夫取泥盡堆積府墻及門有無名人題詩於門曰格
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
於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生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
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illegible]陰韓侂冑平原甲第有

瑞石北阜為第開禧末罪逐後以為寺監齋舍生有題二絕於壁曰掀天聲勢祇冰山廣廈空餘千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閒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蹤不知郿塢今多少爭似盧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卓郿塢事然權勢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錢塘士人

能改齋漫錄、近有士人嘗於錢塘江漲橋為狹邪之游後朝廷復收河南士人陷而不返其友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寄詩云江漲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着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

人不歸酬詩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薰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淳熙太學生

李心傳道命錄 淳熙十五年監察御史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加擯斥太學諸生爲之語云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嘆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

壽皇問浙人所産

周益公集 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所産容齋鄱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

雪天牛尾貍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

天竺觀音下山

西湖遊覽志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鬯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熯旱欲蘇烹羊於求雨時趙溫叔爲相孝宗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當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溫叔聞之遂乞

免

天台宋氏

行營雜錄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

劉武僖侍兒

清波雜志　劉武僖自柯山赴召記歲月於仰高亭上末云侍兒意眞代書後有人題云一入侯門海樣深漫留名字惱行人夜來髣髴高唐夢猶恐行人意未眞

劉錡墓題詩

咸淳臨安志　劉鄜王錡墓在定山北鄉勅賜功德院額曰精忠過客不知姓名題詩云將軍力盡馬蹄穿一片丹心萬古傳叱咤風雲起平地扶持日月麗中天寶刀掛壁血猶在丹詔褒功墨尚鮮到底英雄身不死精忠常倚碧雲邊

項羽廟火

宋詩紀事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樟蘐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燬咸陽三月是何人

一嚴陵士人

庾溪詩話　嘗見蘭谿范安茂云嚴陵一士忘其姓名能詩好爲大言而間有可取者如咏林影曰日月明方見乾坤暗即消咏扇曰大柄如歸手蚊蟲莫浪飛言皆類此不能盡記也

湖城四水

湖錄　四水者湖城以苕水餘不水前溪水北流水合而入於郡謂之霅故名四水舊人詩四水交流霅霅聲是也

按四水交流句乃徐仲謀詩又張世爽亦有霅溪深極地根清四派交流激射聲之句蓋盡韻以霅爲水

衆流聲而字書以霅為四水激射聲徐張句皆本此霅溪即郡城定安門內江子滙也餘不溪前溪北流水其源從南來入安定門苕溪其源從西來入淸源門四水總聚於江子滙霅然有聲因名霅溪溪今屬烏程餘不溪者據惟苕縣同邑前溪屬武康餘不溪屬德淸圖經云其德淸水淸澈餘則不故名太平寰宇記云餘不溪水淸與餘不類考唐人作賦不字音俱作方鳩切從無入聲讀者但餘則不之不字應入尤韻餘不類之不字又似應入物韻或又歸虞韻作風無切敢毛詩鄂不韡韡之義鄭箋不作柎鄂是也即今花蔕此地有苕溪其流相通故有餘英溪餘不溪此說頗有見解至郡志謂方鳩切引說文鳥上翔不下來之義與溪水泉不干涉豈唐賦中所押之韻皆指鳥上翔不下來耶未免太迂

林存罷帥

蓉塘詩話　趙淸獻公墓在衢州城東北四十五里景定間林存為潭州帥罷歸道衢謁千夫荷擔經墓旁疲

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鬪之題詩驛舍云千夫荷擔在山河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偏舟竟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油汚衣詩

容齋三筆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山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絶其名曰犬落水油汚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汚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汚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於此

三賢堂詩

湖山便覽　三賢堂在第二橋西北花塢中初杭民祀白公於孤山竹閣宋以和靖東坡祔其旁南渡遷竹閣而祀廢乾道京尹周淳即寶石山水仙王廟東廢祀焉嘉定十五年京尹袁韶謂其僻處巖阿位置弗稱請於朝專建堂宇於此錯置亭館周植花木有堂三額曰水西雲北曰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程珌爲之記韶旣建堂復於堂側爲館以沽官酒或題詩有和靖東坡白樂天却與袁韶趁酒錢之謔見蘇長公外紀時太學諸生遇出遊多不至此堂蓋合三賢名姓爲落蘇林也見癸辛雜識又時稱三賢爲三山謂香山眉山孤山也元作

西湖書院移三賢像於孔廟之後堂廢官賣其址見桐江續集

詠蝶四韻

深雪齋偶談　予曩憩吳山偶吳僧舉似詠蝶四韻志其首句有云一叢浮動戲蘭芽裁成碧玉搔頭樣畫作黃金鈿面花問過樓臺飛盡日又因風雨宿誰家兒童愛把輕衫撲驚起雙雙貼綵霞亦志其爲誰氏所作

常山旅邸壁間詩

浩然齋雅談　常山旅邸壁間有詩云荼蘼香夢怯春寒永晝垂簾燕子閒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已過恒

山又南園傷讒緣惹芃西園議價指蒲桃惟餘白髮存
公道近日豪家染鬢毛又有約未歸蠶結局小軒空度
牡丹春夜來揀盡鴛鴦繭留織征衫寄遠人

青田布衣

處州府志　陳裳青田人性孝悌鄉人咸化之仕至國子學正輕財尚義家素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駐思裳以韻字爲韻令賦梅花詩謁者輒應聲曰彩橋溪脚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爲傳家太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裳大悅款遺甚厚故其家無餘貲焉

常照寺斷碑茗記

菁山常照寺碑刻甚多偕梵隆至叶師徒並受知高孝二宗嘗有御書白金之賜及修建賜田并諸冠蓋遊覽吟咏皆刻之石近皆斷仆荒草殘蝕不全惟高宗所書天申金剛無量等字碑并勅書一碑完存而壓土蒙翳於圯屋中不敢視旁一小碑可看上有詩云道人惟恐不山深莫問人間昔與今兀坐蒲團了無事夜深只聽古松吟其後云右少保相公兄遊菁山作弟師岳師彌殙希閔弟燈從行師岳書行書方二寸許清潤不俗

董雙成故宅

杭州府志　董雙成西王母侍女世傳其故宅㫁臨湖妙庭觀雙成煉丹宅中丹成得道自吹玉笙駕鶴昇仙邑人立橋望之因名望仙橋宋天聖中道士朱去非鑿地得鼎內有丹破盆飛去紹興初道士董行元掘土得銅牌有文云我有蟠桃樹千年一度生是誰來竊去須問董雙成字畫精楷其陰有王母乘鳳傍有雲氣

縉雲石碑

浩然齋雅談　縉雲有掘地得碑石篆書公子行云少年公子出皇都勒馬途中倒玉壺卻問路傍耕稼者夜

來風雨摃花無並無歲月姓氏

覺闍黎

西湖志餘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羅綺盈欄粉黛環列復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一念差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見覺突入中堂茶頃報後院弄璋浩默然知其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名及長名之曰彌遠彌遠當寧宗朝韓侂冑以用兵起釁彌遠遂上疏力詆帝嘉之尋又贊廢濟王立理宗理宗德之寵任日劇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人作詩規之曰

前身元是覺闍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眼看
好將慧力運金鎞

譏史彌遠

宋季三朝政要 紹定三年上宴飲過度史彌遠臥病中時人譏之云陰陽眠燮理天地醉經綸

丁卯和議

咸淳臨安志 丁卯和議金索首謀函首予之或爲樂府云釁蓮山下韓家府主人飛頭去和虜高九萬與山絕句云拂曉官來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旁人不忍聽鸜鵒猶向金籠喚太師見劉後村詩話

太學生詩

鶴林玉露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常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遊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刲

杭州府志　趙師睪字從善號東墻知杭州時嘗學犬吠以媚韓侂胄後侂胄敗有贈之詭詞云侍郎自號東墻曾學犬吠相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睪郎

右擇字

按師羿爲宋太祖八世孫自號無著居士又號東墻同輩如師秀師侊師恕等或沈抑下僚或窘困無官職而師羿獨以司農卿晉階兵部尚書嗟夫此鷄犬一聲之効歟甚矣小人之無耻也

開禧宗子

西湖志餘　侂胄當軸黜陟朝士權移人主時有天族就試南宮者題詩客邸云策蹇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王親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送袁侍郎歸

白獺髓　嘉定間金人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爲言是時胡榘侍郎專主和議四明袁燮侍郎與胡公廷

爭仍以芻擊胡公領遂下侍從臺諫集議後袁君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作詩以送之天眷頻年惜挂冠誰令今日去長安舉幡莫遂諸生願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害祿彈烏何事邦鷲鸞韓非老子還同傳憑兒仗時人品藻看

戲和楊伯子畫像詩

鶴林玉露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治聲爲三輔第一郡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持浙東廉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講書命取畫像題詩其上遂卷藏而行當

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伯子詩末句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

賽靈隱

湖山便覽　集慶講寺在九里松坐月桂峯對瑞雲山初爲靈隱下菜園宋理宗淳祐庚戌以古蕩田千畝易之爲貴妃閻氏建功德院賜名顯慈集慶教寺金碧巧麗冠於諸刹雖御前五山亦所不及時名曰賽靈隱有人書其法堂鼓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內有三池九井金波月桂堂小龍泓泉諸勝閻妃冢即在寺後寺藏郭蕭齋寫理宗御容一軸見太平清話又

理宗燕遊圖一軸見志雅堂雜鈔度宗小像一軸見暖姝筆

鄭清之再相

癸辛雜識　清之淳祐再相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手昏繆貪汙有作詩譏云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何爲不自安

鄭清之薨時作詩

癸辛雜識　辛亥冬祈雪得雷電大作而清之薨於位時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晚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誰同司馬哭番夷肯

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黄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

賈似道初入相

古杭雜記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時有人作詩云

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

多少傍人冷眼看

相公鹺

臣鑒錄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

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多載相公鹺雖然要作

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題養樂園

詩話類編　賈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圃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游人誰敢問蘇隄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算來祇是孤山耐依舊梅花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秋壑賜第正在蘇堤葛嶺孤山之西遊人常往來此地有遊騎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爲羅織

推回田畝

宋詩紀事　古杭雜記理宗朝嘗欲行推回田畝之令有言而未果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

不似舊封疆佩帶齋輯聞云棄淮棄蜀棄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量得畝頭多一尺尺頭能有幾多長與此小異

用第三策

錢塘遺事　咸淳間汪紫原立信襄危之際以書抵賈相陳三策一謂內地何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六十萬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之緩急上下流相應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益不如遣使偕行啗緩其師期三謂若此兩說不可行惟有准備投拜賈得書大

怒諷臺諫罷紫原歸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
皆失守時人有詩云厚我藩垣長彼貪不然銜璧小邦
男廟堂從諫眞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奏立士籍

西湖志餘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
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籍一通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
業於籍首執以赴舉過省時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
時人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
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

試士躁踐

湖海新聞　宋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蹂踐而死者十有七人省試亦喪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圖喪一人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閾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阬來貢院枉教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鬼哭聲

董槐罷相

宋季三朝政要　寶祐四年董槐罷相時丁大全爲監察御史奏槐章未下先調臨安府兵百餘人圍其第以臺牒驅迫出之時有詩云空使蜀人思董永恨無漢劍斬丁公

天目山崩

古杭雜記　度宗甲戌天目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脈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刺賈似道

山房隨筆　賈似道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云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煇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棉庵裏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

苔稠猨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
吳山望故宮

全浙詩話卷二十一終

全浙詩話卷二十二

會稽陶元藻篁村輯　男　廷珍　廷琡　編次

仁和朱文藻映漘　同邑宗聖垣芥颿　參訂

宋　雜錄下

臨安吏語

老學庵筆記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時有語云吏勛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襏袴刑都北

門總是寃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以己先告身批書者有筆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承軍饟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衆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致富餘皆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勛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吃齋麵兵職駕庫咬薑呷醋刑都北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身餓鬼

張俊軍謡

雞肋編　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俊一軍常從行在擇卒少壯長大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號

花腿軍人皆怨之加之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軍役兵衆卒謡云張家寨裏沒來由使來花腿擡石頭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行都讖記

程史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為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脈為太宮又南為相府斗拔起峯為萬松八盤嶺下為鈞天九重之居右為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

闕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

浙右童謠

西湖志餘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韌不可斷童謠云地動白毛生老小一齊行

行都謠

白獺髓　紹興初行都童謠云洞洞張阿爺娘一似六軍之教場忽民間遺火自大瓦子至新街約數里

洪奉使

古今詩史　紹興辛巳葛王篡王使來修好洪景盧往

招之入境與其伴使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館驛門絕洪饋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盧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寄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朱朱盧盧

演繁露　紹興中年秦檜當國獻佞者至形之文牘謂爲聖相郡縣用此意遞相爭尚凡所稱呼皆非其實無名子或謂之詩曰呼雞作朱朱呼犬作盧盧文宦稱學

士武官稱大夫鬬者莫不大笑

都城市井歌

宋史五行志　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井歌云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至紹熙初其事始驗於兩宮

出竇尚書屈膝執政

宋史許及之傳　韓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吏部尚書二年不遷後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憐之遷同知樞密院事當時語云由竇尚書屈膝執政傳以為笑

開禧民謠

四朝聞見錄　開禧用兵鄧友龍程松爲宣撫宣諭使板授其屬爲宣幹時政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民謠云

天上台星少人間宣幹多

紙摹烏賊賣漿敲盞

四朝聞見錄　韓侂胄用事所引率多匪類天下大計不復白之上亦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烏賊出沒於潮一錢一本以售且譌言云滿朝都是賊又賣漿者敲盞以喚人云冷的吃一盞冷爲韓盞謂斬也

台人御史聯

後村詩話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鼈咸若爲商五事太學諸生爲詭詞哂其誤陳晦行史集賢制用昆命元龜字閩帥倪侍郎駁論之陳累疏援引唐人及本朝命相皆用此語史擢陳臺端劾倪削秩還去或爲一聯云舍人錯認夏商鼈御史親爭舜禹龜

象祖師王爲對

曾三異因話錄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官至太師一時獻佞過稱師王晚年伏誅錢伯通在政府奉御筆施行都下謂之語云釋迦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旁文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師王象祖乃伯通名也繆妄稱呼至

是遂作絶對可發世一笑

太學語

鶴林玉露　太學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直也

十七字詩

西湖志餘　車駕嚮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詩云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謂其襆頭襴服歲廩祿不得出身年年迎駕耳

絡定都城歌

宋史五行志　紹定三年都城市井作歌末句云東君去後花無主朝廷惡而禁之未幾太子詢薨

眞文忠入朝

癸辛雜識　眞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傒其來君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頗艱食謂眞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云君要百物賤直待眞直院及入朝首以尊崇道學爲第一義繼以太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以其所言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之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

閻馬丁璫

宋季三朝政要　寶祐三年巨璫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奪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時人以董閻羅目之閻妃估寵馬天驥丁大全用事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云閻馬丁璫國勢將亡

大蜈蚣小蜈蚣

古杭雜記　吳潛拜相其兄淵多所攀附有譏於理宗曰外間童謠云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有百足若使飛能食龍

臣鑒錄　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訟之曰官合却

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橋老松枝

古杭雜記 理宗朝喬行簡拜平章史嵩之作相專政時人爲之語云橋老無人渡松枝作棟梁

湖上平章

西湖志餘 賈似道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語云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白擘子

東維子集 杭圖志有宋韓左箱以進士起身由臨安令以嚴明升臨安左箱臨安剽竊財物者號白擘子鬪

公至皆屏跡謠云韓厢明無白摯韓厢死白摯起

琉璃代玉

佩韋齋輯聞　咸淳末禁都下婦人飾珠翠悉以琉璃代玉民謠云滿頭都是假無處不琉璃時似道當國假謂賈琉璃謂流離也

黃龍澤榜

錢塘遺事　宋朋幼君諒陰進士第一名黃龍澤第二名路萬里第三名胡幼黃京師爲之語云龍在澤飛不得路萬里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浙西諺

後山叢談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浙西諺云夏旱修倉秋旱離鄉

行在四門謡

二老堂雜志　車駕臨安東門絶無民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入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陵富春之柴聚於江下由南門而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故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

吳諺

浩然齋視聽鈔　周益公日錄正月初六日己亥十八日辛亥三十日癸亥是歲大澇湖田顆粒不收吳諺曰

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

擊鼓射字

賓退錄　都下擊鼓射字之伎全用切韻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全用支齊有平無仄以應鼓節亦有揮摺疊扇同是一法

吳中舟師歌

雲麓漫鈔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此二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盪槳抑遏其聲而歌之聲甚悽怨

龍游士人謠讖

演繁露　衢州之下十里許深潭中有石兀立水面土人命爲浮石白樂天集三卷有謝衢州張使君詩曰浮石潭邊停五馬則此水之有浮石其來久矣先是土人嘗有謡讖云水打浮石圓龍游出狀元口口相傳亦莫知其語之爲何自也石之出水也水甚齗巖不齊絡與甲子歲兩浙大水漫滅垠岸浮石没焉水退石仍出而齗巖者皆去蓋爲猛浪沙石之所淙齧此乃圓渾也又一年歲在乙丑龍游縣人劉端明章魁廷試

夏至後諺

樊榭山房集　炭塹詩云厥製惟塹良九九徵宋諺自

注云宋夏至後諺云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出陸涙

吳下田家志

莿巖俗諺

戴石屛詩集　俗諺桐樹發花茶戸大家又云樹無梅手無杯石屛作田園吟云自古田園活計長醉敲牛角取宮商催耕啼後新秧綠鍜磨鳴時大麥黄桐樹着花茶戸富梅林無實秫田荒狂夫本是農家子拋却一犁遊四方

仰瓦張弓

蠡海集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張弓少雨多

風蓋月有九行月行八道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爲陽道道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潦月借日爲光月生如仰瓦則行陰道如張弓則行陽道也明矣

秀州櫂歌

柚堂筆談　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此吾鄉之櫂歌也宋時即有之楊誠齋集所謂一休休二休月子灣灣照九州是也誠齋改爲竹枝詞云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殺人來關月事得休休處且休休

巽水覆盃 以下俱仙鬼

獨醒雜志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蹕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卽延見焉客入靈素問曰見我何爲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卽撚土炷爐中且求杯水噀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噀水覆盃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取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

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眞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簪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章安鎭題壁詩

三台詩話　輟耕錄言泰州徐神翁知未來事高宗在潛邸神翁一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建炎庚戌正月二日帝航海至章安鎭地名悉符詩在寺壁題墨若新方信翁異人此南村得於章安張善初者東巡記則但謂先有人題壁上覽之以爲詩讖求其人不得北盟

會編又謂上見過客所題惡之方啜茶以其餘潑於詩上則言徐神翁題者恐未足信也

靈石寺題詩

湖山便覽　竹坡詩話云西湖諸事所存無幾惟南山靈石寺猶是舊屋僧言頃時有數道人來丐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上而去字畫頗類李北海其詩云南塢數回泉石西峯幾疊烟雲䔍擕孰以爲侶顏寓李甲蕭耘後好事者譯之謂前一句爲吕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賓字是吕洞賓與三人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比郭忠恕善畫而文餘當是神仙也范石湖集有詩紀此事

自注云顏雨李甲蕭均三人題詩寺門方運筆時仲儔長丈餘闔人驚報主僧回顧已失按潛氏紀三人題詩事於無垢院下田氏謂在崇恩演福寺周氏錄溪白石淨林院詩復有老仙題字在屠顏句據夷堅志乾道四年三日至彼見其字倒書椽間則事必在乾道以前而無垢淨林俱與慶元間始移額演福於淳祐間興復三志所傳均未得其實矣若以寺之專名靈石論之則祥符圖經謂靈石在崇因報德院西湖古蹟事實謂靈石山在棲眞院上又與前三說均不可合蓋當時已不能定此事之實屬某寺致紛紛互異若此竹坡石湖諸公

祇稱靈石寺今仍其舊

山莊童歌

昨非菴日稿　韓侂胄過南園山莊趙師𢍰偕行至東村別墅宛然鄉井間見林薄中一牧童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趙訶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跡牧童至草廬屏上有詩云玉津園裏行天討怨血枯啼杜宇紅後韓爲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扇店道人題字

西湖遊覽志餘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

扇乃與一新扇道人於扇板題一詩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搓清風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老炎凉知幾塵題畢擲扇而去板厚數寸墨蹟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後道士來以袖拂之字遂不見

紫姑詠觴

齊東野語　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觴爲題賦詩云巢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蚨血運斤巧匠斵削成劒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

櫸溪鬼

台州府志　仙居金三復與弟三德宋淳熙間同登第呼金雙科一夕同泛舟於櫸溪劇飲聯詩曰月白溪拖練星明水瞰金未成舟覆溺死後人過溪輒聞鬼吟此兩句異其厲也因續吟曰夜寒枯骨冷空作渡頭吟遂止

史彌遠鬼

西湖志餘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比入門燈燭紛紜升堂即席子婦皆出拜訊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曰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

分

徐子勉夢中鬼吟詩

浩然齋雅談　瀏人徐子勉假館浙西主人調官都城與之偕主人買妾以歸舟中置酒奏伎歌闌酒罷深夜就寢徐夢一士云君輩方盡歡而鬼趣有苦饑者獨不能以餘瀝見及乎因哦詩一章徐驚寤忘之已而復夢如初乃盡憶其語云鬼嘯猩吟沸笙笛醉板玉盤珠亂擲二八佳人舞倦時蝶困東風斂雙翼

柳氏女鬼

異聞總錄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瘵奇甚形容色笑非

復他日家患之會天竺辨才師元淨適以事至家素聞其名即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期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霑水灑而咒之三繞壇而去是夕兒旣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引舞腰淨曰汝柳氏乎囅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己逐物爲物所轉溺於

滔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楞嚴祕密神咒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聽洗旣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夕謂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處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夕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遽舍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作詩云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碧瀾堂女鬼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有士晁棐之嘗與客

遊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平草而來晁料其鬼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遊兩鬢蕭蕭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李媛

春渚紀聞　遷兒子碩送客餘杭步佐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數行筆跡遒媚後題云李媛書似非世人所作亭後有數十荒塚疑鬼憑附而書其詩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

蘭若女子

西湖志餘　宋時有吳生寓城中蘭若夜半聞叩扉聲啟視乃一女子容服雅淡問其所從來以比鄰答之强留入室遂止宿焉居數月寺僧覘其容止稍疑之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官員有女才選艷麗充選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客汝遇得非此乎不亟去禍且及矣生猶不忍至夜於窗間得一詩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其詩云西湖着眼事應非傍檻臨行帀落暉昔日燕鶯曾共語今宵鸞鳳欲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衣寄語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

縉雲女鬼

處州府志　宋時縉雲縣主簿廳有女鬼名李英華建炎間主簿王傅有內弟曹頡與之遇倡和成帙名英華集內有春日雜懷詩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綿不解芳菲恨也逐遊蜂過短墻又云花滿名園酒滿尊仙家别是一乾坤千山皓月供詩興一餉清風醒醉魂咏延慶寺云精藍隱隱枕山巔二月登臨意豁然古木鳥啼風淡淡層崖花落水濺濺咏永慶寺云雲軿偶到萬松源露冷風清覺斷魂歸到瑤尊天已曉欣然就枕到黃昏頡從崖上道英華授以異香一瓣曰

有急焚香嘗有所護旣而頻獲譴無火焚香遂死英華以詩悼之云問子從征幾日歸靈香一瓣特相遺臨危偶失硫磺火遂使身亡不忍悲久之滅

烏衣女子

三台詩話　紹興間都下有烏衣椎髻女子歌云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雨着輕綃歸路碧迢迢烟漠漠烟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舟斟白露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類非人間語或記之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眞君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

喬氏望仙

異聞總錄　咸淳間游士胡天俊於梅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云蕭蕭風起月痕斜露重雲鬟壓玉珈望斷行雲凝立久手彈珠淚灑梅花胡明日以帕示人趙冰壺駭曰吾亡妾喬氏望先貴妃姪女也去年暴亡殯梅樹下此眞其筆蹟也

靈隱寺僧

江湖雜記　檜旣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

事立問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新嘉驛題壁詩

蠖齋詩話　相傳昔有會稽女子嫁某總戎爲妾其主母妬悍非常一日總戎挈眷赴任道經新嘉宿於驛舍妾遂題詩三絕其自序云予生長會稽幼工書史年方及笄嫁於燕客具林下之風致事負腹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日吼數聲今早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鞭箠亂下辱等奴婢氣塡胸臆幾不能起嗟乎余籠中人耳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沒無聞故忍死須臾俟同類睡

熟竊至後庭以淚和墨題三詩於壁庶知音者讀之悲予死之不辰則余死且不朽詩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殘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終日如同虎豹遊含情默坐憾悠悠彼蒼生妾非無意留與風流作話頭萬種愁思訴與誰對人强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字書成千淚垂後有龍子猶不知何許人每韻和三首余獨賞其和頭字韻二絕云已分閒身逐浪遊可堪自若正悠悠紅顔埋沒渾閒事多少才人不出頭古驛無情悠客遊悲悲喜喜任悠悠粉墻難比生公石訴盡衷腸不點頭殊有不粘不脫之妙

呂洞賓題百花莊詩

烏青文獻　綠野堂在沈侍郎百花莊內有園亭榭樓臺二十餘所忽一日見莊上有黃土書壁云萬里西來蜀道長杖藜閒步百花莊誰知雞犬千家市中有神仙一隖藏乳燕鳴鳩春寂寂落花飛絮水茫茫主人了却平江事來此重觀綠野堂方題詩時沈未嘗任平江也故相傳爲仙人呂純陽所題云

全浙詩話卷二十二終